

# 论德国文化和德国哲学的双重性

陈 锐

德国文化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一般都具有一种深刻的双重性，一种内在的矛盾和分裂。人们往往把这种双重性归于近代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实际上，这些解释仅仅是一个方面。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德国哲学的双重性深深植根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因此追溯一下德国文化的演变，把德国哲学放在更广的文化背景中考察，也许可以看到一些更多的东西。

德意志民族的种种分裂的特征要追溯到古代罗马。那时莱茵河是罗马文明世界和蛮族的分界线。后来，日耳曼蛮族毁灭了罗马帝国，征服者逐渐学会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学会了文明和教养，皈依了基督教，逐渐地罗马化、拉丁化了；而莱茵河以东直到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人却保留了原来的语言和更多的原始特点。查理曼帝国分裂以后，高卢的拉丁化了的克尔特居民和法兰克居民开始被认为是法兰西，莱茵河东的说日耳曼语的斯拉夫各族则开始发展为德意志。昔日罗马文明世界与蛮族的分裂衍化为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分裂。在欧洲漫长的历史中，罗马世界上的拉丁各族一直把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看作是文明上低自己一等的人。这种分裂给以后的整个欧洲带来了分裂和冲突，不仅在精神领域中，也体现在政治、战争中——从普法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仍有影响。

这种文明和野蛮的对抗不仅存在于法兰西人和德意志人之间，也存在于德意志人自身之中。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边界——莱茵河和多瑙河曾经被罗马人征服过，并且从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处在法国的影响之下。它被法国革命军占领过，获得了和法国同样的自由主义的制度。西德意志的这些部分是罗马化的德国。在另一方面，则是更少受到罗马精神影响的、原始的日耳曼人的德国，在文明和教化的程度上远低于罗马化的德国。德国两个部分的自然差异至今仍可感觉到。原始森林、大沼泽地以及浪漫的原始的自然风光同罗马德国整洁文明的建筑形成对比。地理和自然条件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德国人：热情而机智的莱茵人，冷漠而无幽默感的普鲁士人。这就是德意志自身中的分裂和对抗。

文明和野蛮的分裂导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一条是从罗马文明到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思潮。这条传统一直被视作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它是尘世的，世俗性的，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注重对现实世界的把握。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与此相一致。德意志人不断受到这一传统即罗马精神和法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造成了罗马化的德国。首先是查理曼大帝用火和剑使萨克森人皈依了基督教；然后从意大利学到了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又接受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创造出了灿烂的古典文化；十九世纪以后，

受到英法经验主义思潮和实证科学的影响，开始了德国工业和经济的突飞猛进。对于这种影响，歌德说过：

但我并不恨法国人，对我来说，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十分重要，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和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和教养都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我对这样一个民族怎样恨得起来呢？<sup>①</sup>

以上是德国文化受文明世界影响的一面。而另一面的德意志，从来就没有与上述的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强烈的反西方传统一直存在。这条传统是对罗马精神、法国文化的反抗，是对文明世界的挑战。这是一股强大的潮流，是对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侵入并强加于德意志的愤恨，特别是这个因素造成了克罗齐所说的德国和欧洲的精神分歧。切鲁西族的酋长阿半厄尼斯在公元九年击败了奥古斯都的罗马军团，阻止了他们向东侵入现今普鲁士的地方。异教徒维杜金德在公元八世纪率领萨克森人拒绝了查理大帝的基督教势力。他们都被尊奉在不朽的德意志民族伟人祠中。此后，当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欧洲从中世纪苏醒过来向近现代文明迈进时，德国民族却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自然法学说和政治民主、感觉主义和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经验科学虽然影响了德国，但基础一直很薄弱，从来不像在英国和法国那么重要。德国精神中贯穿着的是对上述西方文明传统的排斥。尼采和存在主义在反对这个工业化的、非人的异化的社会。德意志以泛神论、宗教、非理性主义与文明世界中的科学、民主、理性相对抗。贯穿于德意志人自身中的，就是这两种传统和倾向的冲突。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来讲，德意志永远是欧洲的精神战场，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德意志传统的斗争，文艺复兴和中世纪精神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再没有别的诗行比歌德《浮士德》中那段著名的独白被人们更多地引用了：

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这一个想和那一个分离！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紧贴凡尘；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sup>②</sup>

一种精神是尘世的，人文主义的，物质的，另一种精神则是超越的，反功利的，宗教的，这就是德国精神的分裂。

## 二

以上述两种精神的对抗为背景，德国哲学的许多明显特征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而且不过是漫长过程中的一环罢了。罗素就说过，“康德以后的德国唯心论，正如后来的德国哲学，深受德国历史的影响”。<sup>③</sup>德国哲学中首要的特征是它的唯心主义、抽象思辩、宗教情绪、注重道德和有机的国家整体。对于德国哲学的这一方面，人们往往颇多贬抑为消极和反动。近来，即使人们承认了唯心主义的一些积极作用，但并没真正地认识这种特征的涵义。实际上，德国哲学的这一方面深深地植根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德意志民族对罗马文明、对法国文化的从古代罗马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的反抗。

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条传统的基本精神是世俗的、非宗教的、个人主义的。意大利人所偏好的是有形的实体、感官的快乐，他们讨厌那梦幻般的抽象，不能理解那些高尚的、超凡出世的理想主义。法国人欣赏的是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和爱尔维修的功利主义，崇尚的是物质而不是精神。昔日罗马文明世界上的拉丁民族太讲究实际，这是浮士德对尘世、

①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② 《浮士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8页。

③ 《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4页。

对感官快乐的依恋。德意志民族虽时时受到罗马文明的影响,但其深藏的内在精神却正相反,是超越尘世的宗教精神,是对现实利益、感官快乐和个人主义的蔑视。恩格斯写道:“德国人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sup>①</sup>。海涅说过,德国自古以来就显示出一种反对唯物主义的倾向。人们常说,德国人的天性比其他民族更善于深刻地理解基督教。当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的时候,德国却开始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在许多方面表现为向中世纪的回归,宗教激情的大爆发。韦尔斯认为,德国的宗教改革有两种情况,一是诸侯的反抗,另一是人民的反抗。人民对教会的反抗本质上是宗教性的。他们不是要从宗教控制下得到解放,而是获得更充分、更深远的宗教控制。海涅写道:“因为在德国,远比在那炽热的意大利的晴空下有可能奉行一种对肉欲作最少让步的基督教教义的。我们北方人的血比较冷,因此,我们无需慈父般的列奥为了肉体的罪恶给我们送来那么多的赎罪券。”<sup>②</sup>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已经在尘世和感官的享乐中沉沦下去了。对于他们,天主教的弥撒只剩下有声有色的外表、铺张华丽的仪式,内在的精神、宗教情绪已经没有了。德国的宗教改革就是要恢复这种内在的精神。黑格尔写道:“当全世界正纷纷前往东印度和美洲的时候——当人人费尽心机追求财富和世俗的统治权,要使足迹踏遍全球,永不见太阳西沉的时候,——我们只看见一位简单的僧侣,正在寻求着上帝的世间生存。”<sup>③</sup>这个人就是路德,就是德意志精神的体现。

康德以后的德国哲学在许多方面继承了路德身上的德意志传统。德国古典哲学同宗教改革一样,是德意志精神对罗马精神、物质主义和法国文化的反抗,是用浮士德精神中超越尘世的一面对抗尘世的一面。用曾经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动。这种反抗贯穿整个文化领域。十八世纪的德国各方面都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莱布尼茨去过巴黎,用拉丁文和法文写哲学著作。普鲁士国王邀请伏尔泰去作客。德国诸侯讲法国话,用法语写作,吃法国大菜,跳法国舞,到处修建法国罗可可式的别墅,剧院里上演的戏三分之二都是法国的。法国因素促进了德国古典文化的繁荣。但德国民族中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不久就开始了法国文化的抗拒。莱辛首先谴责对法国戏剧的盲目崇拜,要求文学的民族性。紧接着1770年开始了狂飚突进运动,诗人们再不能容忍封建宫廷一心一意对法国的作风的模仿。德意志的浪漫主义开始更深切、更执著地控制着德意志的精神生活。它谴责那种日益增长的实利主义与人类精神的机械化,摒弃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说,由对自由人的赞颂转向对有机体的国家整体和民族个性的崇拜。诺瓦利斯哀叹欧洲精神生活的不幸衰退,认为脱离宗教是精神贫乏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来看德国哲学,就可以理解其唯心主义的一面、超验的一面、宗教的一面了。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仅满足于这个现实的、物质的世界,而要去寻找这个世界之外的东西,寻求超越的、永恒的神性。康德探讨了现象世界,但又限制知识,为信仰保留地盘。黑格尔认为哲学与宗教具有同样的领域,即不是世间的,而是永恒的、无限的、普遍的。费希特的自我不是经验主义者,不是法国人所理解的那种有限的、为他物所规定的个别的经验意识,而是一个绝对的、无限的纯粹自我。叔本华的生存意志源于康德的物自体,这个生存意志也不是经验世界的产物,是不能用理性和逻辑的方法去把握的。德国哲学家们都要在这个经验世界之外去寻求一种超验的东西作为这个世界的原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0页。

②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2页。

③ 《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81页。

与唯心主义密切联系的是道德问题。文明世界对道德的兴趣总不大。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人的解放，同时也是人在道德上的堕落。马基雅维利自己就认为意大利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不讲道德，其次是法兰西和西班牙。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与唯物主义揭穿了天主教的虚伪，但也忽视了道德问题。德国人在这一点上与法兰西、意大利这些拉丁民族大不一样。塔西佗早就把日耳曼人的纯洁、勇敢与罗马帝国的腐败、堕落作对照。斯苔尔夫人在《论德国》中称颂德国人的高尚。恩格斯也曾称赞日耳曼人的道德，认为正是这些道德才使垂死的罗马帝国获得了新生。<sup>①</sup>德国人的宗教改革也促进了道德的新生。海涅写道：“人变得更有德行和更高尚了。新教对我们平常称为道德的东西，即习俗的纯洁性和履行义务的严格性起着良好的影响。”<sup>②</sup>德国哲学在这一点上继承了新教的传统。他们普遍对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表示不满，认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就在于把人从经验世界、从感官的快乐和享受中解放出来。人在经验中是为他物所规定的，不自由的，而道德和精神自由则超越经验。康德反对经验论的幸福主义，认为实践理性是先验的，不依赖任何内容的道德意识。费希特的伦理学在许多方面类似康德，同样对法国启蒙运动评价不高。为挽救罪恶的社会风尚，他号召道德的振兴，以建立伦理世界秩序。费希特和黑格尔在这种伦理理想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而人权则是次要的。德国哲学以后，这种道德复兴的要求又传给了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物质利益的满足，而是精神的，伦理的。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则面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功利主义、道德堕落、人的异化而感到幻灭，憧憬原始时代的道德。总之，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文明世界从来就是堕落的，不道德的。

丹纳曾作过详细的描述，意大利和法兰西这些拉丁民族感情活跃、热情机智、趣味高雅，喜欢精致的娱乐、肉感的爱情、新鲜的意想不到的享受，他们的文明很容易腐化。而在拉丁民族看来，德国人则是感觉迟钝、动作笨拙、表情冷漠，在他们身上对快感的要求不强，理智的力量十分执著，不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在哲理的探讨、渊博的考据、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方面，谁也比不上德国人。由于对感觉和经验的蔑视，家庭道德也大不一样。在拉丁国家，风流是被宽恕和容忍的，有时还受到赞许。在德国，风流的行为并不光荣，坚强的责任感往往能战胜外界的诱惑。除此以外，在文学、艺术和宗教方面，德国人与文明世界也都有着重大的差别。

### 三

植根于德意志精神深处的上述特征使他们成为德国人，使他们与文明世界不一样。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德国一方面对罗马世界、拉丁文明进行了反抗，另一方面在长期过程中不断融和、吸收罗马因素。也就是说，德意志的反抗不是简单地绝对地否定和排斥，而是融和包含，以更高的形式把对方包含在自身中，作为一个有限的环节。这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扬弃。哲学著作中的扬弃不过是德国现实的反映罢了。这样，我们所惊异的德国哲学和文化中双重的矛盾的特征不过是两条对立的传统的展现。宗教改革一方面是宗教热情的大爆发，是向中世纪精神的回归，但另一方面，也一反中世纪的非人性的禁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世俗权利的合理性。禁止牧师结婚的制度被废除了，教会界人士的淫乱和修士的邪恶也随之消失。海涅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2页。

②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41页。

道：“当物质最迫切的要求不仅被考虑到了，而且也被合法化了，这个宗教就又变成了真理。”<sup>①</sup> 宗教改革把上帝放到了人的心中，把超越的一面和尘世的一面揉和到一起了。马丁·路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一个最为德意志式的人物，他身上体现了德国民族那种矛盾性和双重性。海涅认为：“在他的性格中德国人所有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完完全全地统一在一起，因而他个人也就代表了这一个不可思议的德国。此外，他身上还有另一些特性，关于这些特性，我们很少看到是统一在一起的。我们通常看到它们都是作为互相敌对的对立而存在的。他既是个富于梦想的神秘主义者，同时又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物。他的思想不仅长有翅膀，而且长有双手，他不仅说了，而且也做了。”<sup>②</sup> 马丁·路德一方面充满着对圣灵的献身精神，能完全沉潜于纯粹的精神领域中，同时又十分珍爱大地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海涅认为这是一个精神和物质在其内部未曾分离的绝对的人，把他称为唯灵主义者或感觉主义者都同样是错误的。

除了路德，那些源于德国传统的哲学家、诗人都受到了法国文化的影响，因而他们的思想和人格也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矛盾和双重性。康德的思想也是显著的体现。它是唯理论和经验论、科学与宗教、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综合，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实际上也就是德意志传统与罗马法国文化的综合。一方面是经验论的、非道德的、物质的，另一方面则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道德的。人们对于康德哲学的中心是认识论还是伦理学进行争论，实际上也就是争论康德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当然，从整体上来说，伦理学的地位高于认识论，否则康德也就不是德国人了。李泽厚认为：“但康德哲学所具有的德国特征，使他把矛头主要针对了法国唯物主义的幸福主义、经验主义，从而就使他与封建伦理的神秘主义寻求某种妥协。”<sup>③</sup> 除了康德，在其他文化名人身上也都可看到德国因素和法国因素的双重存在，通常人认为难以调和的东西，在德国人身上都确实调和起来了。

应当指出，许多我们认为具有双重性和矛盾的东西，有些德国人却并不感到矛盾。费希特和黑格尔就是这样。他们都具有历史感，不像康德那样使两种传统和派别以逻辑的方式外在地、僵硬地对立着，而是在历史的生命和变化中包含了二者。一方面保留了二者的对立，另一方面又使这种对立在运动和变化中消解了。

德国哲学和德国民族一样，就是这样一种双重性的矛盾的哲学。我们很难用某一种固定的价值原则去衡量、评判其中的任何一种。因此，对于德国哲学中的许多东西，不能仅用逻辑的方式去判断其好坏，而应当用历史的态度、将之同德意志民族的传统和历史联系起来考察。

①②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40、38页。

③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